

不破哲三对日本共产党理论 建设与发展的贡献*

刘艳玲

[内容提要] 被称为“日本共产党理论权威”的不破哲三在日本共产党内担任要职长达 40 年之久,为日本共产党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日本共产党理论的构建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与日本共产党探索日本式社会主义道路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成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国别化、具体化的应有之义,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日本化的重要体现。不破哲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深刻和独到的见解,初步形成了系统化的理论架构,是日本共产党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撑,对日本共产党理论基础的构建、理论价值的引导、理论根源的追溯以及理论信仰的坚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 不破哲三 日本共产党 理论建设

DOI:10.16502/j.cnki.11-3404/d.2019.05.011

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高度重视自身的理论建设,列宁用“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①强调了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讲理论建设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在列宁看来,工人阶级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指引下才能自发自觉地展开革命运动,并在革命中成长为革命的领导阶级。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如果没有革命理论作为指导,或者革命理论不切合实际、不充分、不科学,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就不会发动。即便革命发动,无产阶级也无法掌握革命的领导权,更无法掌控革命所获得的成果。

日本共产党(以下简称“日共”)作为当今资本主义国家中规模最大的社会主义政党,一直非常注重党的理论建设与发展。在 2004 年第 23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全新修改的《日本共产党纲领》

的开篇,日共明确了其理论基础“日本共产党继承我国进步和变革的传统,在日本与世界人民的解放斗争日益高涨的背景下,成立于 1922 年 7 月 15 日。日本共产党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理论基础的政党。”^②日共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理论基础的同时,一直没有停止将马克思主义

* 本文系 2017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不破哲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7YJC710053)和 2017 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不破哲三的马克思主义文本阐释及日本化研究”(项目编号:2017SJB0803)的阶段性成果。

① 《列宁选集》第 3 版修订版第 1 卷第 153 页。

② 《日本共产党纲领》2004 年 1 月 17 日第 23 次党代表大会修订,参见日本共产党官方网站 http://www.jcp.or.jp/web_jcp/html/Koryo/。

理论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探索。以不破哲三为代表的日共领袖为日共的理论建设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年近九旬的不破哲三为日共前最高领导人,在日共党内担任要职近40年,目前共计出版发行专著近200部,发表论文数百篇,被称为“日本共产党的理论权威”。其对日共理论建设与发展的突出成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明晰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牢固日共理论的信仰基础

不破哲三认为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大特质。这既是他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他著有一系列以“科学的视角”为题名的论著,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是科学的社会主义”。

第一,内容的科学性。不破哲三指出,马克思主义思想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全人类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从内容上看,马克思主义思想首先是全面化的,涵盖了经济学、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等各个方面,宽广的思想范畴是科学性的基础。同时,马克思主义思想又是系统化的。例如,《资本论》表面上看起来是一部经济学著作,而其实质是以经济学的视角和方法、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以辩证法为手段明确了资本主义必将为社会主义所取代的重要判断,系统化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之深邃,是科学性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体现。

第二,方法的科学性。不破哲三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问题时采用的方法是科学的。这体现在:首先,他们的研究方法是历史的。不破哲三在给日共全体党员剖析恩格斯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时指出,恩格斯在写作这部被马克思称做“科学社会主义入门书”、被列宁称做“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的著作时,并未从一开始就批判空想社会主义,而是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回顾法国的革命历史,从法国的革命起源谈起。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运动和理论研究的整个过程中都遵循了这一历史的研究思路,他们始终是将对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法国大革命的革命历史、革命方式、革命经验和革命教训作为重要的根基来展开研究的。其次,他们的研究方法是客观的。

在不破哲三看来,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空想的,是因为它是蓝图式的、范本式的、凭主观想象的。相反,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社会主义学说,恰恰因为它非蓝图式的、非范本式的、客观的,因而才是科学的。他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像以往的社会主义者那样做出‘命令历史’的事情。”^①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客观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作了科学的探索与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必将是社会主义,而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的社会他们并没有作出主观的设计,“这是非常睿智的”^②。最后,他们的研究方法又是现实的。正如恩格斯所述“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③不破哲三认为,“尽管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距今已经150年之久,《资本论》距今也已经130年之久,但我们仍然能够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学到太多的东西。”^④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会想到他们在那个时代的很多科学论断在当下社会已经变成了一种常识,而究其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所具有的这种现实性。他们并未给当今社会留下一个个确定的命题与论断,而恰恰是这样一种“科学的视角”才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国别化和现实化,才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此外,不破哲三指出,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时还有一点是一定要关注的,那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始终秉持的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形成与发展始终的、对待科学理论的执着信念。马克思和恩格斯可以说把毕生的时间都投入到了对共产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事业的钻研与探索中。马克思从对别人、对自己老师理论的批判性地认知开始,到构建自己的新理论,再到对自己的理论进行完善性的思考与创新,直至临去世时也还有未完成的手稿,这一路充满各种艰辛但是却从未言弃。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后以常人难以想象的

① [日]不破哲三《科学的社会主義を学ぶ》新日本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

② [日]不破哲三《科学的社会主義を学ぶ》新日本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2009年版第22页。

④ [日]不破哲三《科学的社会主義を学ぶ》新日本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工作强度和工作难度对马克思手稿的整理和编辑更是他们这种科学意志的集中体现。这种执着与坚定既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能够诞生的首要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科学性的重要体现。在不破哲三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理论的执着精神本身亦可被视为一种科学,没有如此坚定的信念与不懈的努力就不会带来人类思想的伟大变革。

由此,不破哲三认为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本质特征,日共党员必须坚定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立场,牢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信仰。在他的影响下,日共在1976年的第13次临时代表大会上将日本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由原先的“日本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更改为“日本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用“科学社会主义”替代了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的表述,这一方面体现了日共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认可和重视,体现了作为社会主义政党的日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论断的信仰与坚定;另一方面,如不破哲三本人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所做出的解释,“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比喻成‘矢’和‘的’的关系,他讲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句话我很有同感。”^①这一变化也体现了日共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在科学化、具体化、日本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探索出一条适合日本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决心。

二、辨析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明确日共理论的价值导向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②马克思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价值作出了明确表述,即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指导马克思主义政党改变世界的思想武器。这也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两大历史任务:一是学习、研读、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二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引发、引导、指导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不破哲三通过对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与解读,一方面厘清了日共的认知误区,加固了日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理解;另一方面明确了日共的理论价值导向,帮助日共找到实践中前

行的动力。

(一) 阐明“社会经济形态”概念的内涵

不破哲三通过研读原著发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論中,马克思和列宁都会同时使用“社会形态”和“社会经济形态”这两个不同词汇,学界多数人达成一致的是这两个词汇所表达的是同一概念,然而问题的焦点在于“社会经济形态”,也就是“社会形态”这个词的内涵究竟是单指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社会的经济基础,还是说也包括上层建筑。不破哲三在其1994年出版的著作《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深入探讨了这一问题。

首先,不破哲三厘清:马克思最早是在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中“明确地指出了社会关系及与其相适应的各种观念都是历史的产物,并非永恒。同时阐明了物质生产是社会关系、社会性质及其发展规律的基础”^③。在1849年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强调了物质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并以生产关系的总和为基础将到那时为止的人类社会明确地划分为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之后,马克思在1851—1852年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首次启用了“社会形态”这一词汇,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这一概念做了集中的阐述。由此,不破哲三得出结论:第一,马克思所使用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一概念在范畴上来讲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有着本质的区别,“其内涵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概念本身”。^④第二,马克思后来用“社会经济形态”这一概念的意图,一方面是向将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般化的人类社会来研究的资产阶级的社会观提出挑战,明确了唯物史观的历史观;另一方面也突出了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由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的这一唯物史观的社会观。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不破哲三强调,马克思虽然在“社会形态”这一词汇中加了

① 参见郑萍《日本共产党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方法——访日本共产党前主席不破哲三》,载于2010年6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009年版第502页。

③ [日]不破哲三《史的唯物論研究》新日本出版社1994年版第32页。

④ [日]不破哲三《史的唯物論研究》新日本出版社1994年版第35页。

“经济”两个字,但这两个字本身绝不是否定或排除经济因素的“上层建筑”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作用。一定要避免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单一的经济主义,要明确“社会经济形态”本身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有机统一,不能将马克思所说的“自然历史过程”僵化地理解为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物质生产过程,而一定要非常注重意识形态的作用,“绝对不能走上只注重经济基础,而否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在社会历史过程中的客观规律性的歧路”^①。

(二) 指明日共社会主义实践活动的方向

不破哲三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中“社会经济形态”这一基本概念的阐释有以下两点重要意义。

第一,为日共党员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树立了典范,做出了榜样。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门庞大而深邃的系统科学,对其学习和理解是一件有难度有挑战的工作与任务。既要回到历史中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那个时代的历史特殊性,又要放眼当下思考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当代价值;既要横向全面理解某一概念的内涵与价值,拒绝片面化,又要纵向深挖这一概念在整个理论体系中的外延与深刻意义;既要研究其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理论成果,吸取精华,又必须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中去寻找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轨迹,在发展史中以批判的思维、以自己的思考去认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并不断强化自身的理论信仰。

第二,强调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不破哲三指出“无论是在以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为基础的古亚细亚社会,还是在以封建领主为金字塔顶点的、以政治军事组织为必要特征的封建社会,抑或是在当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离开了国家等政治上层建筑的‘生产关系总和’,即只考察经济领域,都不可能形成完整的社会有机体,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②这一认知和启示对于和日共一样处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来说尤为重要。显然,生存在资本主义框架下的社会主义政党是充满挑战的,一方面是信仰的挑战。不破哲三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强化和对马克思主义原著的不断深挖来加固日共的理论信仰。另一

方面则是实践活动中面临的挑战。理论最根本的作用是给行动以力量,这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原旨。然而,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在开展社会主义实践活动时纷纷陷入困境。对于日共来讲,最大的任务是如何在日本现存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体制的框架内探索出一条使日本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么,首先要让全党明确和坚定的是,尽管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对日本当前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变革,但是日共必须充分认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日共仍然要立志谋求在政治上的地位,探索政治变革的激情与动力不能减弱,应该对自身的社会主义变革实践充满自信,并在不断的实践中增强这种自信,这对日共乃至全世界处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社会主义政党来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导向价值,为社会主义政党的实践活动指明了方向。

三、追踪马克思主义革命论发展轨迹,找到日共行动纲领的理论根源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论指的是无产阶级展开阶级斗争的战略和战术,是体现马克思主义思想阶级性本质的根本性内容,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占据支柱性地位。它是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制定行动纲领、开展政党活动的重要理论根源。然而,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成果都集中在经济学和哲学领域,而着眼于马克思主义革命论的成果并不多见。在不破哲三看来,关于马克思主义革命论,列宁既是首位深度钻研马克思主义革命论的理论家也是将马克思主义革命论付诸实践的第一人,他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为马克思主义革命论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但是,不破哲三在其2001年的著作《历史地解读〈国家与革命〉》中指出,列宁受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复杂因素的影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观是存在误判的。这再一次体现了不破哲三对前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是批判

① [日]不破哲三《史的唯物論研究》新日本出版社1994年版第35页。

② [日]不破哲三《史的唯物論研究》新日本出版社1994年版第57页。

地继承的理论研究精神。他潜心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有关革命思想的发展轨迹,为日共找寻行动纲领的理论根源。

(一) 探寻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发展史

不破哲三指出,以1848年欧洲革命为土壤、以《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为标志,马克思和恩格斯实现了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革命家的关键转变。然而,他也指出,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革命的设想有以下三点是未能实现的:第一,现实中在欧洲大陆所上演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打破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所预想的大规模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决”。第二,现实中频繁上演的旧式资产阶级与封建旧势力的反革命活动,打破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欧洲革命一旦发生就会很快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预判。第三,巴黎公社革命并没有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料的那样成为无产阶级在欧洲各先进国家里大展身手的契机,相反,革命的失败使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遭受了沉痛的打击。这些关于革命的设想之所以没能完成,其原因如恩格斯后来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反思的那样“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①尽管如此,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已经初步建立。

不破哲三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理论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各国革命的背景下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其中马克思的以法兰西第二帝国为背景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恩格斯的以德国统一问题为背景的《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以及恩格斯的以英国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化倾向为讨论内容的《英国-I》和《英国-II》等文章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革命论在这一时期的进展。不破哲三认为,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化了对无产阶级革命中农民阶级的作用和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认知,意义重大。

不破哲三指出,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是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越来越趋向成熟的重要阵地。这一时期有三个关键问题是特别值得关注的,一是

马克思开启了对于革命后未来社会的思考,明确了未来社会的本质属性是“自由、平等的生产者们的联合”,而经济上未来社会应该是“自由的合作的广泛的协作的体系”。^②二是马克思以巴黎公社革命为背景思考了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后对旧的国家机器如何处理的问题。三是恩格斯以德国工人阶级政党和英国宪章运动为背景研究了“多数人革命”的理论。这三点内容也成为后来马克思主义革命论的核心问题。

(二) 以“多数人革命论”明确日共实践行动的具体路径

在不破哲三看来,对于日共来说,核心问题是要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论中找到有关革命方式的指导。日共以“多数人革命论”为根本理论渊源,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人民议会主义”的基本路线,这是马克思主义日本化的重要成果。

不破哲三在他的著作《马克思、恩格斯革命论》中通过分析马克思与恩格斯在1846—1847年间的四次发言,对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的方式问题做了详尽的论述。他指出,事实上,早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陈述的“以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经提出过无产阶级存在通过议会方式夺取国家政权的可能性的观点。只不过,《共产党宣言》发表时的英、法、德等国都还没有建立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即便有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也无法通过由人民利益代表机构作为国家权力中心获得国家权力的方式来完成革命,因此,在那时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除了暴力革命别无他法。

此外,不破哲三仔细钻研了德国工人政党从1871年到1898年争取利用普选权完成工人阶级革命的尝试。尽管德国工人政党并没有成功,但是他指出“在这之前的革命运动,革命之前工人阶级是无法用客观的方式预估自身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的,但自从获得了普选权,参与了国会选举,工人阶级可以用数字来衡量自身的政治影响力了。这意味着革命状况的一大转变。”^③而后不破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2009年版第540页。

② [日]不破哲三《マルクス、エンゲルス革命論研究》〈上〉新日本出版社2010年版第322页。

③ [日]不破哲三《マルクス、エンゲルス革命論研究》〈下〉新日本出版社2010年版第108页。

哲三还研究了当时英国工人阶级通过议会斗争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当时英国的工人阶级是存在通过和平的手段获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可能性的,理由有以下三点。第一,英国拥有占人口绝对多数的无产阶级;第二,当时的英国以普选权为基础的议会制度发展态势良好;第三,英国的资产阶级与德法的资产阶级相比具有更强的政治意识,这也为无产阶级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氛围。

由此,不破哲三认为,虽然在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的时代没有无产阶级通过议会斗争手段获得革命成功的案例,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没有否定过议会斗争方式,而且还尝试过帮助有条件的国家通过这种方式完成革命。他认为,如果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判断英国工人阶级具有通过议会斗争获得政权的可行性的条件来衡量的话,那么“特别是在高度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恩格斯的‘多数人革命’论,要比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西欧具有更多的客观规律性和有效性”^①。但是,不破哲三也坦言,社会主义革命是以完全改造社会制度为根本目的的伟大变革,因此耐心地团结和争取越来越多的人民的支持注定是一个极为必要却也异常艰难的过程。

四、以《资本论》为根基,探析日本资本主义经济隐患,坚定“市场社会主义”构想

不破哲三从1997年到2003年共计出版了以《资本论》为研究对象的专著3套12册,其中包括《恩格斯与〈资本论〉》《列宁与〈资本论〉》《马克思与〈资本论〉——再生产论与经济危机》。他力图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深入探究完善日共的理论认知,增强日共的理论信心。

(一) 解析《资本论》的“空白”

不破哲三认为,现行的《资本论》全三卷中关于经济危机理论存在着三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一是结构上的问题。在不破哲三看来,《资本论》在论述经济危机时逻辑结构上的问题是导致后人单凭《资本论》钻研不透经济危机问题的主要原因。他举例,如第三卷中经济危机的根源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这一提法是以结论的形式反复出现的,然而在前两部中却无法找到对这一根源被发现过程的论述,第二卷中对经济危机的研究只是

进展到了认为经济危机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的阶段。

二是经济危机如何由“可能”变为“现实”。不破哲三指出,虽然《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商品流通和社会再生产过程中都存在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马克思也说明了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在再生产过程中比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过程中更大,然而这些内容都只讨论了“可能性”,而并未明确经济危机如何从“可能”发展为“现实”。

三是“均衡”是如何被打破的。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观点,社会再生产公式中所假定的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各种要素间的均衡状态被打破,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决定性推动力。然而,不破哲三认为,《资本论》首先未能明晰作为经济危机根本原因的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与社会再生产之间的有机联系,其次未能解释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是如何打破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均衡条件的,再次这些现象又为什么是以周期性的方式出现的。

不破哲三认为以上三点关于经济危机问题的疑问是《资本论》的“空白”,他以能够入手的马克思的全部经济学文献,特别是手稿和笔记等未能公开发行的文献为研究素材,对马克思关于再生产与经济危机的理论做了细致的研究,获得了重要成果。首先,不破哲三厘清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史中关于经济危机的基本脉络。由1850—1853年的“伦敦笔记”开始,马克思开始触及经济危机的核心问题。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细致研究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问题。在《资本论》的第三卷中马克思开始探索经济危机的根源,而在《资本论》的第二卷中马克思明确了这一根源就是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其次,不破哲三指出,在再生产中经济危机由“可能”变为“现实”。其中,流通过程的缩短所导致的再生产独立化和虚假繁荣是经济危机最终爆发的最大动因。

不破哲三对马克思再生产和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体现了站在科学社会主义的角度对现代资本

^① [日]不破哲三《科学社会主义研究》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50页。

主义的经济构架和经济规律进行深度探索的现实价值。

(二) 探究新自由主义、指明日本资本主义“无规则经济社会”的弊端

不破哲三在他2009年撰写的著作《激荡的世界将走向何方》中对新自由主义做了深刻的解析。他指出,新自由主义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否定和排除对资本横暴的社会限制,使得弱肉强食在社会上横行;二是颠倒经济体制,把金融经济看作获得利润的主要舞台。”^①而其本质不过仍然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发展模式而已,也就是说仍然无法逃脱生产与消费的矛盾根源,2008—2009年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证明。同时,不破哲三又提出,马克思当年在《资本论》中也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框架内也可以通过‘社会的强制’来限制资本之横暴,通过斗争取得‘社会性壁垒’是劳动者阶级为了存续和发展的重大任务。”^②在他看来,欧洲经济之所以可以较稳定地发展就是因为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存在马克思所讲的这种“社会的强制”的,即有规则的经济社会。当然,不破哲三也表示这种有规则只是说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而非消除了资本主义的横暴,“有规则的经济社会”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进步但却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的根源问题。更何况日本是一个典型的“无规则的经济社会”,因而,日本迫切需要一种“规则”来得到救治,这便是日共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由此明确日共在经济上的行动方向就是要在未来的日本实现市场与社会主义的融合。

综上,不破哲三这位被称为“日本共产党理论权威”的前日共主席,对日本共产党理论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首先,他通过对马克思原始文本的解读,探寻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史,向全党传递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让全体党员深刻领会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从而使日共的每一位党员明确可以而且必须要坚定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这对日共来说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理论信仰构建。其次,他为全党辨析

了理论认识上的误区,阐明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不能犯“经济基础”片面说的错误,而要重视和善于利用上层建筑在社会变迁进程中的推动作用,由此激励日共,尽管在日本现行的发达资本主义框架下无产阶级的运动面临巨大挑战,但是日共仍然必须有明确的理论价值导向,行动上日共一定要重视意识形态的力量,不断影响和改善日本民众对日共理念的理解和支持,争取早日能够对日本的政局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再次,不破哲三帮助日共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找到了“人民议会主义”的根源,明确了日共当前以获得“多数人”支持为政治行动目标的思想路线,明确了日共以和平手段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可能性与合理性。最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和理论发展也是不破哲三马克思主义日本化的重要体现,为日共确立的“资本主义内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针找到了确切的理论来源。虽然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的视角来看,不破哲三的思想还存在着只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而忽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等问题,但是应该肯定,不破哲三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探索与成果已经初步形成了具有日本化特征的思想体系,为日本共产党的理论建设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尽管在日共的实践活动中还能看到其面对本国资产阶级所存在的一定程度上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但是,在不破哲三的引导和日共所有党员的共同努力下,日共的理论建设在世界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社会主义政党中是领先的,也为世界社会主义政党的建设与行动树立了榜样。

[作者单位]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文工]

① [日]不破哲三、郑萍《新自由主义的后果及走向》,载于《红旗文稿》2010年第23期。

② [日]不破哲三、郑萍《新自由主义的后果及走向》,载于《红旗文稿》2010年第23期。